

洁白的玫瑰

照日格巴图 著



出版社

洁 白 的 玫 瑰

照日格巴图

法 律 出 版 社

洁 白 的 玫 瑰

照日格巴图

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34,000 字

1987 年 2 月第一版 198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30,100

书号 10004 • 018 定价 1.50 元

目 录

洁白的玫瑰.....	(1)
骑兵的后代.....	(101)
在爱情的天平上.....	(175)
彩云在草原上飘动.....	(265)

洁白的玫瑰

这是历史，既然是历史，
就不应该回避……

气候变化得太快了，刚刚下了一场秋雨，接着就降起寒霜；入冬没几天，又是一场漫天大雪，紧接着又遭到强冷空气的袭击。辽阔的内蒙古大地，土地封冻，白雪皑皑，朔风阵阵，寒气逼人，早就被秋雨寒霜打得光秃秃的树头，在凛冽的寒风中号啕着，哀泣着……

就在这样的天气里，由武装民兵押解的刑车，由摩托车队开路，响着警笛，穿过繁华的街道，驰出市区，向刑场驰去。

白玫迎着呼啸的寒风，踏着封冻的积雪，在旷野里拚命地奔跑，追赶着刑车。她的头巾不知什么时候丢了，一只布棉鞋也跑掉了，她不知摔倒多少次，跌倒爬起来，滚得全身是雪，好不容易才赶到刑场。

呼和敖拉山麓封冻的河槽里，聚集着密密的人群，大部

分是她建筑工程学院的老师和同学，被戴着红色“执勤”袖标的武装民兵，阻挡在刑场之外。这些第二武装，架起机枪，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，个个象是凶神，那气势，谁要越过警戒线一步，闪亮的刺刀就会穿透前胸。人们哪敢走前一步，个个脸色庄重，心神不安，站在警戒线外，默默地睁着惊惧的眼睛，望着前面几百米远的刑场。

刑场里，气氛十分紧张，戒备森严。刑车刚一停，执法的民兵立即从押解犯人的大卡车上，推下白院长和他的妻子郑淑贞教授，由几个戴“群专”袖章的彪形大汉架着胳膊，前拉后搯，向山下早已挖好的土坑走去。白院长猛地挣脱开架着他的大汉，仰起头，望望天，天空灰暗，布满阴云；他看看前面的群山，山峰挺拔，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，看不出往日的峭丽；他又慢慢地转回身，深情地望着集结在刑场外为他夫妻送行的人群，他的眼睛湿润了，脸上却露出一丝笑意。

“走！”一个大汉猛推他一把，吼叫，“他妈的，临死也不忘你那些党徒！”

白院长神态自若，脸色坚毅，昂着头，拖着沉重的镣铐，一步步地向前走去，积雪的大地上留下他深深的脚印。快到埋葬他夫妻的土坑前，白院长见妻子被一个凶恶的大汉推个趔趄，几乎摔倒，他狠狠瞪凶汉一眼，忙跨上一步，戴手铐的手扶起郑教授，夫妻俩深情地互相看了许久，手握着手，肩依着肩，互相搀扶着，继续向前走去，哗哗的镣铐声，似乎要敲醒封冻的大地。

白玫望着就要被枪杀的爸爸妈妈，满脸是泪，心如刀搅。她想喊叫，可是喊不出来，胸口象压着一块石头；她想冲

上去，可是她再也迈不开步，两条腿象被绳索紧紧捆住。就在她拚命挣扎的时候，两把明亮的刺刀对准她的前胸，压得她透不出气来。

白院长和郑教授站在土坑前，几个群专大汉拳打脚踢，扭他俩跪下。他俩不跪，却转过头，愤怒的目光，盯着只有几步远的对准他俩的枪口。

刑场上一片寂静，静得阴森骇人。

白玫再也忍不住悲痛的感情，噗通跪倒在地，望着就要永别的爸爸妈妈，哇的一声，大哭起来。千百个来为白院长夫妻送行的人，也全都跪下了，黑鸦鸦一片，河槽里发出一片哭声，撕扯着人们的心……

执法的武装民兵，随着口令，推上子弹，举起枪，瞄准白院长和郑教授的头……

随着两声枪响，白玫啊的惊叫一声，猛地从土坑上坐起身，吓得她出一身冷汗，心还在砰砰地狂跳，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象是一张白纸。

梦魔，多么可怕的梦魔！

弟弟白昕被姐姐的惊叫声惊醒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，顺手抄起身旁的斧头，拉亮电灯，惊恐地问：

“姐姐，你怎么啦，是不是有人……”

“作个梦。”白玫放下捂着脸的手，长舒一口气，擦擦头上的冷汗，沉沉惊吓的心，她扶弟弟倒下，“没什么，睡吧，睡吧，天还没有亮……”

白昕重新倒下，看姐姐满脸是泪，侧过头：

“姐姐，你做得什么梦，叫得那么吓人。”

“没什么，大概手放在胸上魔住了。”白玫没有把梦中

爸爸妈妈被杀害的惨景告诉弟弟，她怕在弟弟思念爸爸妈妈的心上，再加上一座山。他还小，才十三岁，承受不了啊，她叫弟弟挨着自己，给他盖好被，掖好被角，怕他冷，又把自己的棉袄给他盖上，轻轻地拍着他：

“快睡吧，睡吧，再不许说话了！”

白昕假依在姐姐身旁，轻轻地说：

“姐姐，你也睡吧，别怕，我给你作伴。”

白玫点点头。

她说什么也睡不着，尽管她白天在寒风呼啸的河槽里筛沙子，累得腰酸腿疼，身子象散了架，还是睡不着。她望望窗外，黎明还没有降临，一片漆黑；她看看屋里，很冷，灌满嗖嗖的冷风，后墙上的冰霜，足有二指厚，在夜色下闪烁着微弱的光亮。饥饿的老鼠，找不到吃的，在桌子底下啃着纸箱，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，她早已习惯了，也不去管它。

她眼前又出现刚才的恶梦，太惨了，使她不能平静。这些天，家属院悄悄地传着学院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挖“内人党”^①的消息。浩斯布林教授被打得胃出血，吐血死了；全国唯一的一名鄂温克族副教授牧仁，忍受不了学习班的武

① “内人党”全称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，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，于1925年在张家口成立，属于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，后来这个党分化，左派成了共产党，右派投靠了国民党，基本上已经消失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有些人又组织起来，仅活动一年余，1946年4月3日我党在承德召开会议，内蒙革命统一由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，并取消了内人党。文革中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，提出了内蒙共产党是由内人党演变来的，共青团是内人团演变来的，内蒙解放军是内人党部队，隐藏着庞大的反党叛国集团，在康生、江青等人的指挥下，制造了内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冤案。

斗，从五层楼上跳了下来；学院组织处长陈文章，鞋带系住脖子，用铅笔头拧紧绳索死了；系主任阿迪雅教授，用刮脸刀割断脖子上的动脉身亡；副院长莫德勒图被打得走不了路，昏倒在走廊里，被活活踢死……这些噩耗，使白玫毛骨悚然，她提心吊胆，心神不宁，每当学院的吉普车开进家属院，她的心就忽地一下悬在空中。

傍晚，她从沙场回来，前排房子的李淑清阿姨悄悄告诉她，明天学院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开宽严大会，对已经承认是“内人党”的，当场要解放，转入“斗私批修”学习班；对拒不交待的，要从严处理。李淑清劝白玫明天不要去筛沙子，想办法去看看，也许能见到爸爸妈妈。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行五不：不许写信，不许回家，不许探望，不许……就是家里送东西，也得经过工作人员的严格检查。白玫已经一年多没见到爸爸，妈妈被关起来也有八个月了，她多么想看看父亲母亲，那怕远远地看一眼，只要爸爸妈妈还活着，没被打死，她也就放心了。

外面刮起风，被掀起的大字报呼哒呼哒地拍打着墙壁，扬起的雪粒子，打在玻璃窗上，噼叭乱响。白昕被风惊醒，推把白玫：

“姐姐，有人！”

白玫急忙摸起枕头下的剪刀，低声问：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你听！”白昕望着窗外，“没听到哗哗响，有脚步声？”

从爸爸妈妈被抓走后，姐弟俩天天这样提心吊胆地生活，特别是夜里，外面稍有风吹草动，姐弟俩就拿起自卫武器，恐怕坏人闯进门。白玫看弟弟把烂纸声当成人的脚步，

心里一阵哀伤，一把搂住弟弟，含着泪花说：

“傻弟弟，那不是人，是纸声。”

“吓我一跳。”白昕放下斧头，皱下眉头，“又起风了，冷死啦！”

“冷就进姐姐被窝来。”白玫让小弟弟钻进自己的被窝，拽过他的破被压住脚，用身子暖着弟弟，“还冷吗？”

白昕摇摇头，紧靠着姐姐，低声问：

“姐姐，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白玫何尝不盼爸爸妈妈回家，把眼睛都快盼穿了，就是将来农村被监督改造，只要全家人在一起，生活再苦，劳动再累，也是快乐的。她说不出什么时候爸爸妈妈被放出来，但是她相信，爸爸妈妈绝不是反党叛国、要成立大蒙古帝国的反革命分子，迟早要回家的。白玫给弟弟挡着吹进屋里的冷风，哄着他：

“爸爸妈妈一定能回来，那天，咱们给爸爸妈妈做最好吃的，再睡一会儿吧。”

白昕闭上眼睛。

白玫直到天快亮时，由弟弟壮胆，才迷迷糊糊地睡去。她醒来一看，昏暗的阳光悄悄地爬上前面锅炉房的高烟囱。白玫叫醒弟弟，两个人忙叠被、打扫屋、洗脸。白玫撕下一张日历，没想到今天是腊月二十三了，是小年。

白昕从院子里拣来大风吹断的干树枝，要生炉子，给每天到野外筛沙子的姐姐熬苞米面糊糊。白玫拦住他，从笼屉里取出昨晚剩下的两个冷窝窝头，给白昕，又给他倒杯开水：

“听听，生火怕来不及了，就吃这个吧。”

白昕知道，这两个小窝窝头，是姐姐带到野外的午饭，

他要是吃了，姐姐中午吃什么？空肚子能扬动沙子？他把窝窝头用毛巾包好，放在桌上，准备让姐姐带走。

白玫见弟弟不吃，问：

“你怎么不吃？”

白昕只是微微一笑，没有吱声。

白玫明白了，走过来，亲昵地摸着弟弟的头，笑中带着苦涩：

“快吃吧，姐姐今天不去筛沙子。”

“你……”白昕疑惑地望着姐姐。

“领你去看爸爸妈妈！”

“真的？”白昕眼睛一亮，高兴得跳起来，一把搂住姐姐的脖子，打起滴溜儿。

“不过，你得听姐姐的话，不管出什么情况，一步不许离开姐姐。”白玫认真地对弟弟说，“你要调皮，我就不领你去！”

“是！”白昕双腿一并，给姐姐敬个军礼。

白玫从箱子里翻出一件干净衣服，让弟弟套在又脏又烂的棉衣上，她自己也换上一件没有补丁的罩衣。她是怕爸爸妈妈看到自己的孩子象讨吃要饭的，心里难过。

姐弟俩换上衣服，锁上门，走出死气沉沉的家属院。

街上见不到行人，很冷，刮着嗖嗖的北风。电线在寒风中呜咽，树梢结着冰凌。街道两旁的墙壁和商店的大玻璃窗上，张贴着敦促“内人党”投降和把挖肃运动进行到底的大字标语。穿着白槎皮袄和劳保靴的第二武装，荷枪实弹，踏得积雪嘎嘎作响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走在马路上，以阶级斗争的目光，注视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。巡逻的摩托车，车上插着三角形小红旗，架着机枪，一队接一队地从大街小

巷驰过。市里所有高大建筑物上，也由从外地开进的部队站上哨，楼顶上架上轻重机枪和迫击炮，据说是防止“宫廷政变”，使内蒙古这座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城市笼罩着阴森可怕、恐怖异常的气氛。

白玫领着弟弟，躲开街上巡逻的武装，不走大街，专穿小巷，向财贸学院走去。

按内蒙革命委员会和挖肃总指挥部的意见，各单位以挖“内入党”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，一般都不设立在本机关，而设在别的单位，便于保密，便于与外界隔绝，促成“内入党”徒的交待，所以，建筑工程学院的学习班，设在北郊的财贸学院。

白玫白昕没等走到财贸学院的院门，就被执勤的民兵喝住，她一看，道口已经封锁，任何人不许通过，姐弟俩只好站在商店门口。她向东西马路一看，从财贸学院到北郊礼堂的马路两旁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戒备森严，刺刀林立，一派杀气腾腾，不仅有武装民兵，还有胸前挂着大镜框里镶毛主席像的部队。在警戒的武装民兵和部队外面，聚集着被截住的过路人和建筑工程学院的家属、孩子。这些“内入党”家属，谁也不说什么，只作不认识，只有眼睛里流露出的目光，知道她也是来看自己的亲人。

白玫拉着弟弟，不让他动，就在这里看望爸爸妈妈。

不一会儿，排成两行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学员，在工作人员的看管下，象是犯人，由武装民兵押解，走出财贸学院的院门。长长的行列中，有头发灰白的教授，有正是大好年华的讲师，有行政干部，也有普通的工人。他们低着头，不敢正视路旁的人群，吃力地迈脚步，在刺刀相对的甬道

中，蹒跚地向北郊礼堂走去。

白玫白昕踮起脚，睁大眼睛，极力从犯人中寻找爸爸妈妈。直到队伍过了一半，他们首先看到了妈妈。妈妈的脸那么白，浮肿着，头发蓬乱，身体显得十分虚弱，走路一拐一瘸。白玫真想冲过严森的警戒，跑上去紧紧抱住妈妈，好好看看妈妈，也让妈妈捧起自己的脸，看看女儿，可是闪光的刺刀，使她不敢走前一步。她忙擦去遮挡视线的泪水，多看几眼妈妈。男孩子毕竟不同女孩子，白昕没有流泪，当他看到妈妈时，立即喊叫起来，刚喊一声妈，白玫慌忙地捂住他的嘴。

没有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，郑淑贞教授快一年不见白玫白昕了。她每天都在想念孩子，揪着母亲的心。她担心两个孩子的生活，担心孩子们的学习，担心他们的处境，也担心姐弟俩在这动荡不安、是非颠倒的年代学坏。她猛听到昕昕的喊声，那么亲切，那么撕心，她忘记站队时宣布的纪律，抬起头，向聚集在路外的人群中寻找那熟悉的声音，那管只看一眼，母亲的心将是多大的宽慰呀！她没等找到喊声，后背却遭到重重的一枪托：

“乱看什么，快走！”

白昕火了，想挣脱姐姐的手冲上去，给那个打妈妈的坏蛋狠狠几拳，姐姐说什么也不撒手。白昕正要向姐姐发火，李淑清阿姨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声音很低，却很有力：

“昕昕，不许胡闹！”

白昕不吱声了，望着妈妈的背影，眼里含起泪花。

“李姨，您……”白玫从心里感激李姨。

“我来看看你们。”李淑清拉过白昕，给他擦去泪水，让他站在身前，给他捂着冻红的小手。

最后一批“内入党徒”押解过来，都是学院的领导、党委成员。看来，他们受到的待遇更“优厚”，每人身后有两名持枪的“警卫员”。白玫一眼就看到爸爸，他走在最前面。四十多岁的精悍人，如今成了满脸胡须的老头，笔直的背似乎也驼了，爸爸的头肿得很大，脸色又灰又白，没有光彩，象是挂着一层锈。他腿不能弯曲，站立不稳，走路象醉汉，趑拉着鞋，由两个警卫架着。白玫认识架着爸爸的那个小胖子，是鲁明。

家属们见到自己的亲人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到这样程度，有的叹息，有的悄悄抹眼泪，远远地跟着被押解的队伍向礼堂走。这是难得的机会，谁不想多看一眼自己的亲人呢！

李淑清含着泪花，照看着白玫白昕，随着人流，远远地跟在白院长的身后。一年多没见爸爸了，姐弟俩多么想叫一声爸爸，眼下，他们连这个权利都没有。李淑清千嘱咐万叮咛让两个孩子要冷静，且不要在全副武装的民兵面前惹出事来。

白昕看着爸爸，多么希望爸爸能侧过头看看他和姐姐，可他总是低着头，好象周围的一切对他不存在似的，白昕难过极了。

爸爸就要到礼堂前面的小广场了。白昕突然挣脱李姨的手，向前跑去，边跑边喊几声毛主席万岁，在这严肃、庄重的场面，这喊声那么突然而又不协调，但是，他确实把许多人的目光引了过来。白院长也抬起头，一眼看到站在路旁的白昕，停住步，眼睛一亮：

“昕昕……”

“爸爸！”白昕激动得跳上马路，被民兵的刺刀拦住，还挨了一脚。

白院长还没仔细看一眼儿子，被架走了。他回过头，深情地望着儿子，大声喊：

“听听，听姐姐的话，记住，好好读书，一定要好好读书……”

他多想多说几句，“警卫员”喝住了他。

“内入党徒”被带进礼堂。外面看不见宽严大会的情况，但是，从礼堂顶上的高音喇叭中却能听出在干什么。是有人忘记掐断电线，还是故意让外面的家属们听，白玫不知道。

高音喇叭又响起来，尽管电流把声音变得粗哑，白玫还是听出是学院革委会副主任、群众代表姚振声的声音。他在总结挖肃的成绩，他说，遍及自治区的内入党及其变种组织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，已经土崩瓦解，全线崩溃，挖出了几十万内入党徒，清除了埋在北部边疆的定时炸弹，目前正向纵深发展。他又接着说，在阶级斗争的大好形势下，建筑工程学院的“内入党徒”，也纷纷投降。根据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的政策，对那些已初步交待是“内入党”的人员，宣布转入“斗私批修”学习班，继续交待问题，星期六可以回家。对那些顽固不化，拒不交待，本着“抗拒从严”的精神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，送交群专指挥部。白玫静听着宣布的名单，进“斗私批修”学习班的人，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，送群专的名单中，第一个就是爸爸。她惊呆了，两眼望着礼堂的大门，心几乎要从口中跳出来。

到底是非常时期，宽严大会开得利索。一宣布散会，想再看一眼亲人的家属们，就来不及了。白玫领着姐姐和李姨，挤到最前面。第一个被架走的是白院长，被鲁明和一个大汉拧着胳膊，掐着脖子，还有两个武装“警卫”，走向停

在剧场前面的吉普车。

白听看爸爸要被带走，机灵得象个泥鳅，从人们的腋窝下钻出去，喊着爸爸，直向吉普车跑去。

礼堂前顿时慌乱起来，担任警戒的第二武装和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的部队，如临大敌，象是发生了“宫廷政变”，子弹上膛，端起刺刀，从礼堂的高台阶冲下来。当他们看清钻进警戒线的是个小孩子，才松口气。几个民兵抓住白听，按倒在地，有的抡起枪托，有的拳打脚踢，白听一声不吭。李淑清、白玫一看听听被打得鼻子流血，不顾一切地跑上去，把他从枪托下拉出来，白玫生气地说：

“叫你听话，你……”

李淑清给白听擦着鼻子上的血，劝道：

“你也不想想，这是胡来的地方？”

白听一言不语，炯炯的目光怒视着打他的民兵。

二

白玫领着弟弟从宽严大会回来，进到家就象进到了冰窖。

这房原是家属院的自来水房，家属们都来这里提水。水房由一位老头看管，吃住都在这里，直到前两年，白院长盖起一排排的职工宿舍楼，水房用不着了，成了装扫帚、抬筐、扁担、铁锨的仓库。白院长和郑教授还没升到“反党叛国”的高度，在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、“反动权威”、“走资派”的阶段，就被从教授的“安乐窝”轰进这个水房。

白玫真有些后怕，弟弟太莽撞了，要不是李姨及时把弟弟从枪托下拽出来，要是打在头上，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

办？路上，她告诉弟弟，回到家和他算帐。到家后，她看弟弟的脸冻得通红，小手鼓得象馒头，眼里流露着认错的目光，白玫心软了，只劝弟弟往后要听话。她怕他冻坏，忙着生炉子。

她撅着昕昕早晨拣回来的干树枝，又拿铁撮子到窗前取煤，煤仓子里的煤光了，她刮了刮底，刮出半撮子煤面。生着火，屋里暖和起来，后墙上的冰霜开始化了，一条条细流，象是不断线的泪水，从土墙上徐徐地流淌下来。

白昕知道没听姐姐的话，垂着手，乖乖地站在炉子前暖身子，两只机灵的眼睛偷偷地看着姐姐。

白玫故意不理他，她看看笼屉，还有两个小窝窝头，冻成了硬块。白玫将窝窝头放到炉子下面，又把咸菜碟放在桌边，对白昕说：

“窝窝头烤熟了吃，不许乱跑，吃完了就学习！”

白昕应了一声，看姐姐又换上筛沙子穿的那件烂衣服，系上头巾，忙问：

“姐姐，你上哪去？”

“我去把拣来的破烂卖掉。”

“我也去。”白昕怕姐姐背不动，抓起帽子。

白玫拦住他：

“又不听话，吃过午饭，在家学习，晚上我要检查你的作业。”

白昕不吱声了，他抓住姐姐，从炉子底下抓起一个窝窝头：

“你早晨也没吃，吃完了走。”

“姐姐不饿。”白玫把窝窝头放回炉子底下，摸摸弟弟的头，亲昵地说，“昕昕，爸爸向你说得没记住？”